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姦類

宋黄潛善汪伯彦

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彦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彦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宫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

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
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
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
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
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
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
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
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
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强盜賊日
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

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幵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伸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以伸言爲然即進言之金人索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

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仍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之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令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閒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奏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程瑀張燾胡世將樓炤等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闒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黄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

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以撻懶主議卒成其和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所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命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禹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盜怒禹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禹指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禹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

檜問江所以不主和江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江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匪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璩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尸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

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遂罷。璩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詔檜曰而志東都欲存趙
氏特何適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
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
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宜
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千金師古坐流
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
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
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瀨之車檜大怒送剛
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
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

欵壽以爲事戒論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
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諭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
講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
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
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
大位公當强兵富主庇民柰何一旦卑屈至此非開
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
極言不可和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
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
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矣公卿大夫至

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
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那焉
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
帝曰朕不忍聞攢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壽亦
抵罪中書舍人句龍如淵說檜曰邪說橫起胡
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
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己與金使議
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
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
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

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
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
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旣入境接
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
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
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
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
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
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
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詩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牓以鎭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牓不辭及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

檜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忘和而忘復讎之大事。廟闕諸陵幾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忌之，出燾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慮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柯王佺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為二人

所主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雠甚懼謂給事蜀人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來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悔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還凡十八年公
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
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朮戕其叔撻懶
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
同力招討來不行特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
克鄖城幾獲兀朮吳璘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泇
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而我
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
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鬨部旗

靡瓢亂飛只吠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門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部

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

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

西軍判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

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

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

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被縻作雍容狀檜亦忌之部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撥若干卒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觀不肯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二職事是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斬進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為樞密使飛為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謀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
檜別下部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鬬積職
已為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漏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
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為請檜笑曰諸
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為樞庭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披荆榛芟榛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於不肯離商而去値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
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
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貶李光藤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尚高卨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
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月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撚者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昌浮言貶累及僧宗杲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出閣尚書與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會皆罷始檜為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意冲嘗為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者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必曰

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録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檜立家廟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滚至是大怒即落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歿于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遺表示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存亾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

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熺除知樞密

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襲蔡

京之迹趙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

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誘訕也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

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磔全于市王揚英上書薦熺為相

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三省楊煒宗敏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曰翻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謗朝廷
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
遠嘗遞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遠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墳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墳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爲第
一降墳第三未幾墳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捕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三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普安英膺夙成檜憚之宻與后亦主璩上意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即爲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檜

乘金根東乞置益國官爵及議九錫者檜聞之笑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嵩木嘉禾瑞應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舉戮鼎子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

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言惟流涕而已熺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熺猶遣其子塤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朱熹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内屬以後事各贈黄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必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
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
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將割
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
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
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
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
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敵世非秦檜疇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導事殺戮上章中海思退促移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彦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啓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即命殿帥郭某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

位寧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雷川劉弢者嘗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傅等又以上言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韶州侂胄拜節度使又設僞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臣圖之汝愚抵
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僞黨正坐罷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褎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塲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察審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憚清議無敢先發者侂冑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

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
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己任物色無所得經
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
程頤侂胄擢爲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
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入對論僞學之黨今變
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
會受僞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
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燮
蔣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
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
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
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寘之既而逃
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
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
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請侂

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耶相公胡爲蹈之佗胄曰其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佗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佗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
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
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
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
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
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
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
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
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莫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其爲章試言之吾且貫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日益炎炎不敢觸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諂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汲龔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傑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肆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風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剝膏剝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越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武以售妹入府武以獻妻入閣曾之貢子為郎官之屬騖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關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

師且周均是吾有三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丞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令出戍既衆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令勿輕調發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從官不許爲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
策功是以權宜行之其與善湖姻家則又豈敢彌遠
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家皆倚以腹心人皆謂
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奏補
周家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
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洎寧宗崩廢濟王詐寧宗
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
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
也
逮歿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以公忠
[illegible]且賜篆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歿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薨遂立竑爲皇子封沂國公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嫩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嫩人瞯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走白彌遠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眞德

秀府兼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

曰彌遠嘗問清之君聞其賢已熟大[illegible][illegible]何如清之
日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日不凡彌
遠頷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是時竑
跋是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
子令之日令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已屬目墻壁間見

狀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瞑
不知其為誰甚惑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
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使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爾竑以為然未幾見燭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進封
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謂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除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三年侂胄拜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致仕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起顯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是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强兼國用使掊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旦入見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祐持書於撥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尙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營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崇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胄矍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歸江軍居任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璧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㠯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俟報璧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刑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秦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眾
遂指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為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侂胄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誚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欲寧宗諭大臣毋傚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閭閻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臣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

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其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覘之皆太湖漁人及
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廷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
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竑疾竑本無疾
丙戌天錫詣竑諭旨逼竑縊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

[illegible][illegible]不久矣

罪三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

韓信所請假王即此見不足輕重也特假托耳

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陵人

不逼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
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
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
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
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

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徵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坡、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亾秦必矣其衆從之廼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亾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

爲梁殺襄猾賊何不言羞從之無罪者甚矣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

濟、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非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

懷王誤矣

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不可）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慴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

前一段說
後一段責

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
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
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
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
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
安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
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
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
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謂將俱者 不示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萬餘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居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

自坑二十萬后羽卒衆已盡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又誅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

籍力也、懷王亾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

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徙之長沙郴、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

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

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

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

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

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

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内、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初下藍局蹀見秋香叙予序傳下一二險羽

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亾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從、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
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
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
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
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
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
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
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
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
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
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
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怒、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氾水、卒半

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
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
進兵追羽至胡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
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
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
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illegible]其父爲雍州、易謚示其行、改謚[illegible]、莫能[illegible]親、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周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盻不常、無入衛宅、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勸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

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遊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讋敵我不如公擥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

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亾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旣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毎見挑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詹
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
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
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
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决、
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
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紿衆入關、機在速、
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
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閿鄉、追及而敗、密
亷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

等至行在，且葅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為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讙譁，守者解，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為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妹壻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遊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奮起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亾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亾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狥滎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

負霸雪然職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今群豪兢興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皐西密乃爲什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礟、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

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撝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鬭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

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爲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

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
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其幣遯之已亾去煬帝
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
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
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
攢殳之密軍却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
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
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
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
與鄭頲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

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頲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并殺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營、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與其猶豫
不如判決

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
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聞宇文化及來、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
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齎勅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册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陳遥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隷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冐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偽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縣其將率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弟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充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逆人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不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饑饉、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此節好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陳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初邴元貞爲縣吏坐贓亾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審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審楊慶聞之以告審審固疑焉至是審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審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審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審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審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審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審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為弟妻

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寖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逆順二字
疑判然生
李密叛唐
彥師斬之
邢元貞叛
密亦才幹
斬之

子所能取。令使二賊交鬬，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節度審至稠桑得敕謂賈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曏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信達熊州吾巳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於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巳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䍠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鎭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卿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

李夫昏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隘險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得士衆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竇故將杜才幹恨其背竇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竇冡已乃歸國